

龜

清

涼

哥

釋弘一撰

花

獨安題



931106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9650B

清涼歌集

作 歌 者
弘 一 法 師

作 曲 者
劉質平·俞絃棠·潘伯英·徐希一·唐學詠



開 明 書 店 印 行



弘 一 上 人 肖 像

非
有
齋
藏

清涼歌集序

弘一和尚未出家時，於藝事無所不精，自書法、繪畫、音樂、文藝乃至演劇、篆刻皆卓然有獨到處嘗爲余言：平生於音樂用力最苦，蓋樂律與演奏皆非長期鍊修無由適度，不若他種藝事之可憑藉天才也。和尚先後在杭州、南京以樂施教者凡十年，迄今全國爲音樂教師者十九皆其薪傳所製一曲、一歌風行海內，推爲名作入山以後，從前種種胥成夢影。一日，劉生質平偕余往訪和尚於山寺，飯罷清談，偶及當世樂教。質平歎息於作歌者之難得，一任靡靡俗曲流行閭閻，深惜和尚入山之太蚤。和尚亦爲憮然，允再作歌若干首付之余與質平皆驚喜。此七年前事也，七年以來質平及其學友根據和尚所作歌辭，分別譜曲，反覆推敲，必得和尚印可而後定。復經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浙江寧波中學等處實地演奏，始攜稿詣余，謀爲刊行。作曲者五人：質平爲和尚之弟子，學詠、希一、伯英，爲質平之弟子，絨棠爲質平之再傳弟子，皆音樂教育界之錚錚者。歌曲僅五首，乃經音樂界師弟累葉之合作，費七年光陰之試練，亦中國音樂史上之佳話矣。歌名清涼，和尚之所命也。和尚俗姓李，名息，字叔同，又字惜霜，浙之平湖人。二十五年八月，夏丐尊。

目 次

一 清涼歌.....	2
二 山色歌.....	4
三 花香歌.....	7
四 世夢歌.....	10
五 觀心歌.....	14
六 觀心四部合唱.....	18
七 釋弘一書清涼歌集歌詞.....	23
八 清涼歌達怡.....	31

清涼

齊有
齋藏

歌曲
作一榮
弘一
釋會

adagio

8

Piano introduction in G-flat major, 4/4 time. The score consists of two staves. The right hand starts with a piano (*p*) texture of chords and moving lines, which gradually increases in volume through a *cresc.* (crescendo) to a mezzo-forte (*mf*) level. The left hand provides a steady accompaniment of chords and single notes.

Vocal line and piano accompaniment for the first verse. The vocal line begins at a mezzo-forte (*mf*) dynamic. The piano accompaniment features a rhythmic pattern of eighth notes in the right hand and a bass line in the left hand, with a *cresc.* (crescendo) leading to a *dim.* (diminuendo) at the end of the phrase.

清涼月 月到天 心光明 殊皎潔
清涼風 涼風水 到解一 慍暑際 氣已諸 無汚穢

Vocal line and piano accompaniment for the second verse. The vocal line begins at a mezzo-forte (*mf*) dynamic. The piano accompaniment features a rhythmic pattern of eighth notes in the right hand and a bass line in the left hand, with a *cresc.* (crescendo) leading to a *dim.* (diminuendo) at the end of the phrase. The piece concludes with a double bar line and a first/second ending marking.

今唱清涼歌 心地光明 一萬笑呵
今唱清涼歌 心熱身無 除垢樂物 和

3. *f ten* *ten* *dim.*

何 清 涼 清 涼 無 上 究 竟 真 常

pp *pp* *mp*

Detailed description: This is a musical score for voice and piano. The top staff is for the voice, written in a treble clef with a key signature of two flats (B-flat and E-flat). It features a triplet of eighth notes in the first measure, followed by quarter notes. The lyrics are: 何 清 涼 清 涼 無 上 究 竟 真 常. The dynamics are marked as *f ten* (forte, tenuto), *ten* (tenuto), and *dim.* (diminuendo). The bottom two staves are for the piano accompaniment, with a grand staff (treble and bass clefs). The piano part also begins with a triplet of eighth notes in the right hand. Dynamics include *pp* (pianissimo) and *mp* (mezzo-piano). The piece concludes with a fermata over the final note.

山色

歌曲
作
一
英
伯
編
詞

moderato

6/8

mp

mf

ped *

mp ped *

H 近觀山色蒼然青

mp

RH LH

mf

ped * *mp*

其色如藍 遠觀山色蒼然翠

mf

mp

f

如 藍 成 靛 山 色 非 變

mf

山 色 如 故 目 力 有 長 短

p *mf* *dim.*

自 近 漸 遠 易 青 為 翠 自 遠 漸 近 易 翠 為 青 時

常 更 換 是

mf

f *mf*

由 緣 會 幻 相 現 前 非 唯 翠 幻 而 青 亦 幻 是

幻 是 幻 萬 法 皆 然

f *pp LH* *pp*

f *ped* * *ped* * *ped* *

花香

歌曲 一作
徐 弘 一 作
釋 希 一 作

Moderato

The first system of the musical score consists of three staves. The top staff is a vocal line with a treble clef and a key signature of two flats (B-flat and E-flat), in common time (C). It contains four measures of whole rests. The middle staff is the right-hand piano accompaniment, starting with a mezzo-piano (*mp*) dynamic. It features a melodic line with a slur over the first two measures and a fermata over the last two. The bottom staff is the left-hand piano accompaniment, consisting of a simple harmonic accompaniment with a bass clef. Pedal markings (*ped*) are present under the first and last measures, with an asterisk (*) between them.

The second system of the musical score consists of three staves. The top staff is a vocal line with a treble clef and a key signature of two flats. It contains four measures of music, with a dashed line labeled *8va* above the first two measures. The middle staff is the right-hand piano accompaniment, starting with a piano (*p*) and *dolce* dynamic. The bottom staff is the left-hand piano accompaniment, providing harmonic support.

The third system of the musical score consists of three staves. The top staff is a vocal line with a treble clef and a key signature of two flats. It contains four measures of music with lyrics underneath: 庭中百合花開 畫有香 香淡如 入夜來. The middle staff is the right-hand piano accompaniment, starting with a mezzo-forte (*mf*) and *cresc* dynamic, and ending with a *dim* dynamic. The bottom staff is the left-hand piano accompaniment, also starting with *mf cresc* and ending with *dim*.

mf

香乃烈 鼻觀是一

cresc *f* *mf*

f *mf*

何以晝夜濃淡有殊別 白晝衆喧動

f *mf*

mf

紛紛俗務縈 目視色 耳聽聲 鼻觀之力

p *f* *mf*

分於耳目 喪其靈

cresc *dim*

Detailed description: This system contains the first two lines of music. The vocal line (top staff) begins with a treble clef and a key signature of two flats (B-flat major). The lyrics '分於耳目 喪其靈' are written below the notes. The piano accompaniment (bottom two staves) starts with a grand staff. The right hand has a treble clef and the left hand has a bass clef. The piano part includes dynamic markings 'cresc' and 'dim'.

心清聞妙香

p *pp* *8va*

Detailed description: This system contains the next two lines of music. The vocal line continues with the lyrics '心清聞妙香'. The piano accompaniment features a piano (*p*) section followed by a pianissimo (*pp*) section. An '8va' marking with a dashed line indicates an octave shift in the right hand of the piano part.

用志不分 乃凝於神 古訓好參詳

f *dim*

Detailed description: This system contains the final two lines of music. The vocal line concludes with the lyrics '用志不分 乃凝於神 古訓好參詳'. The piano accompaniment starts with a forte (*f*) dynamic and includes a 'dim' marking towards the end of the system.

世夢

歌 作 一 作 弘 詠 唐 釋

andante

legato pp *accel*

Ped

Sostenuto

却 來 觀 世 間 猶 如 夢 中 事

rit

人 生 自 少 而 壯 自 壯 而 老 自 老 而 死 餓 入 脤

Cresc *p*

胎 俄 出 胞 胎 又 入 又 出 無 窮 已

生 不 知 來 死 不 知 去 蒙 蒙 然 冥 冥 然 千 生 萬 劫 不 自 知

非 真 夢 歟 枕 上 片 時 春 夢 中

mf legato

rit

rit

行 盡 江 南 數 千 里 今 貪 名 利 梯 山 航 海

豈 必 枕 上 爾 莊 生 夢 蝴 蝶

孔 子 夢 周 公 夢 時 固 是 夢 醒 來 何 非 夢

擴 大 劫 來 一 時 一 刻 皆 夢 中 破 盡

a tempo

Detailed description: This system contains the first line of music. The vocal line is in a single treble clef with a key signature of one flat (B-flat). The lyrics are '擴 大 劫 來 一 時 一 刻 皆 夢 中 破 盡'. The piano accompaniment consists of a right-hand part with chords and a left-hand part with a melodic line. The tempo marking 'a tempo' is placed above the piano part.

無 明 大 覺 能 仁 如 是 乃 為

Detailed description: This system contains the second line of music. The vocal line continues with the lyrics '無 明 大 覺 能 仁 如 是 乃 為'. The piano accompaniment continues with similar chordal and melodic patterns.

夢 醒 漢 如 是 乃 名 無 上 尊

ppp

Detailed description: This system contains the third line of music. The vocal line concludes with the lyrics '夢 醒 漢 如 是 乃 名 無 上 尊'. The piano accompaniment features a more active melodic line in the right hand, ending with a fortissimo (ppp) marking. There are some performance markings like '8' and '9' in dashed boxes below the piano part.

觀心

歌曲 作 一 弘 釋
作 平 質 劉

andante

世間學問義理淺頭緒多似易而反難出世

學問義理深 線索一 雖難而似易 線

cresc *dim* *f*

索為何現前一念心性應尋覓試

dim *mf*

觀心性 在內歟 在外

p *mf*

dim

數 在 中 間 數 過 去 數 現 在 數 或

cresc

mf

未 來 數 長 短 方 圓 數 赤 白 青 黃

mp

數 覓 心 了 不 可 得 便 悟 自 性 真 常 是 應

mf

直下信入 未可錯下承 當試觀心性

mf

mf *p*

內外中間過去現在未

f

來長短方圓赤白青黃

dim

dim

觀心

歌曲聲
作和平
一平詠
弘質學
釋劉唐



世間學問義理淺頭緒多似易而反



難出世學問義理深線索一雖難而似



易線索爲何現前一念心性應尋

覓 試 觀 心 性 出世 學 問 義 理 深 線 索

在 內 歟 在 外 歟 在 中 間 歟 在 中 間 歟

過 去 歟 現 在 歟 或 未 來 歟 或 未 來 歟

長 短 方 圓 數 赤 白 青 黃 數 覓 心
 覓 長 短 方 圓 數 赤 白 青 黃 數 覓 心
 覓 長 短 方 圓 數 赤 白 青 黃 數 覓 心
 覓 長 短 方 圓 數 赤 白 青 黃 數 覓 心

覓 心 了 不 可 得 便 悟 自 性 真 常 是 應
 覓 心 覓 心 了 不 可 得 便 悟 自 性 真 常 是 應
 覓 心 了 不 可 得 便 悟 自 性 真 常 是 應
 覓 心 覓 心 了 不 可 得 便 悟 自 性 真 常 是 應

直 下 信 入 未 可 錯 下 承 當 試 觀 心
 直 下 信 入 未 可 錯 下 承 當 試 觀 心
 直 下 信 入 未 可 錯 下 承 當 試 觀 心
 直 下 信 入 未 可 錯 下 承 當 試 觀 心

性 內 外 中
 性 出 世 學 問 義 理 深 線 索 一 內 外 中
 性 出 世 學 問 義 理 深 線 索 一 內 外 中
 性 出 世 學 問 義 理 深 線 索 一 內 外 中

間 過 去 現 在 未 來 長 短 方
 間 過 去 現 在 未 來 長 短 方
 間 過 去 現 在 未 來 長 短 方
 間 過 去 現 在 未 來 長 短 方

圓 赤 白 青 黃
 圓 赤 白 青 黃
 圓 赤 白 青 黃
 圓 赤 白 青 黃

清涼月月到天心
光明殊皎潔
今唱清涼歌
心地光明一笑呵
清涼風涼風解
愠暑氣已無蹤
今唱清涼歌
熱惱消除
萬物和清涼水
清涼水一渠
滌蕩諸污穢
今唱清涼歌
身心無垢樂
如何清涼清涼
涼無上究竟真常
清涼



近觀山色蒼然青其色如藍遠觀山色
鬱然翠如藍成靛山色非變山色如故
目力有長短自近漸遠易青為翠自遠
漸近易翠為青時常更換是由綠會幻
相現前非准翠幻而青亦幻是幻是幻
方法皆然

山色

依明遠池大師竹窗隨
筆中山色文綴錄



庭中百合花開晝有香之
後如入夜來
香乃烈鼻觀是一何以晝
夜濃淡有殊
別白晝眾喧動紛之俗務
紫目視色耳

聽聲鼻觀之力分於耳目
喪其靈心
聞妙香用志不分乃凝於
神古訓好參
詳
花香

依明蓮池大師竹窓隨
筆中花系文綴錄



今貪利名梯山航海豈必枕上尔
莊生夢蝴蝶孔子夢周公夢時固
是夢醒時何非夢曠大劫來一時
一刻皆夢中破盡無明大覺能仁
如是乃為夢醒漢如是乃名無上
尊

世夢

依明蓮池大師竹窓三
筆中世夢文綴錄

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人生自
少而壯自壯而老自老而死俄入
胞胎俄出胞胎又入又出無窮已
生不知來死不知去蒙之然冥之
然千生万劫不自知非真夢歟枕
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

欵長短方圓欵赤白青黃欵
覓心了不可得便悟自性真
常是應直下信入未可錯下
承嘗試觀心性內外中間過
去現在未來長短方圓赤白

青黃

觀心

依以滿益大師垂筆
宗論中法後綴錄

世間學問義理淺頭緒多似
易而反難出世學問義理深
線索一難難而似易線索為
何現前一念心性應尋覓試
觀心性在內歟在外歟在中
間歟過去歟現在歟或未來

清涼歌集達愔

釋芝峯

清涼歌總論

這五首歌，初讀起來似乎作者沒有設意照着預定的計劃來作；但是如果用精密的一首一首有意無意地讀着唱着味着，那整然的秩序好像地球一般不在意地依着自然律的轉動着。現在我把這五首先後次第的關係來說明。先總攝一表在此：

第一首——清涼……天機流露……	} 平等
第二首——山色……	
第三首——花香……	
第四首——世夢……塵心全妄……	
第五首——觀心……悟入真常……	

{ 幻境無實 { 清淨…… }
 { 雜染…… } 遺除
 } 一如

清涼 這首用‘清涼月，’‘清涼風，’‘清涼水，’來表現我們身心與自然界亡人亡我，無物無心，肝膽天地，萬有一體的諧融化。

假使我們對於這歌調的意義，全然明白，在那澄潭碧水的幽境，明月清風的當兒，依和諧的韻律，靜穆地歌唱着；真是同一世吃苦瓜的人，忽然嘗到鮮甜蜂蜜一般，有說不出的精神上的快樂。李白有兩句詩：‘素心自此得，真趣非外求。’差足以喻此。

涼月清風，澄潭碧水，自然界從來沒有對於我們有吝惜心，不過因我們自己的心地，被那些好惡愛憎得失的念頭所擾亂，雖時常遇到這種境界，也成為熟視無覩了；唯養心有素的人，能體得這真趣。

然這心與物閒的境界，乃一時天機流露，稍縱即逝。我們能常常的借着大自然的境界，以觸發我們自心的天機，久而久之，不但養成功我們哲理的思想，同時使我們思想清晰，無論去研究什麼學問，都收事半功倍之效。因為我們有清晰的思想啊。

山色 花香 這兩首：一屬於視覺方面；一屬於嗅覺方面。我們平常的人，以為世上最靠得住的東西，莫過於經自己去實地試驗的。例如山的色，花的香，都是我們自己用眼用鼻去看去嗅，當然是實在的東西了。但是試問將我們過去的經驗和現在的事實，聯貫起來，仔細地想一想，是不是一樣完全沒有變異？例如這兩首歌裏，山色近遠；與花香濃淡；事實上告訴我們，有很明顯的變異。現列表表明牠變異于此：

空間	} 境同	(近觀山色) 蒼然青……其色如藍…	} 色異——視覺
		(遠觀山) 鬱然翠……如藍成靛	

時間	{ 晝有香 } { 夜有香 } 香淡如...	} 香異 —— 嗅覺
	 境同	
	 香乃烈...	

這樣一觀察，就知道我們站在這空間時間界中，從視覺嗅覺所得來的現象，是靠不住的。依此類推，我們的聽覺，味覺，觸覺，以及知覺，各種的現象，都成為不可靠的了。

然而我們知道這種現象，是不可靠，不去信任牠，那末牠也無能為力了。并且可借牠來作我們去觀察牠的實在性，假使這實在性一旦被我們抓住了的時候，那時真所謂：‘心地光明一笑呵’；‘熱惱消除萬物和’；‘身心無垢樂如何’（見第一首歌）的境地了。

抓住這實在性的方法，就是第五首‘觀心’，現在暫不去說牠；我們現在比較上觀察起來：‘近觀山色’‘花香夜聞’，似可靠些；‘遠觀山色’和‘晝聞花香’不大可靠。這二者的差異，由空間，時間，生理，心理（常人心理）所構成‘幻境無實’的現象。倘是能夠運用第一首歌裏所詠的意地去觸發；或第五首的觀心去體驗；雖不離了這時間空間生理各種關係而現起，但不存主觀心理，以亡我無染的智慧來照了，這就成為清淨無染的境界，而流露其天機；或達到平等一如的妙境了。所以第一表中于‘山色’‘花香’下分‘清淨’與‘雜染’的兩種不同：雜染的，是指主觀心所認識的現象；清淨的，是指無我心所認的現象，和體達到的真如。（即指宇宙萬有，不加以我們主觀自我的心，去看到牠原來真實如此的真相 餘處所講平等一如，或實在性等，皆同指此。）

世夢 無論何人夢是大概都會做過，而且是常常有的。莊子說：‘至人無夢’；我們不是至人，所以不能無夢。

我們在日常中所想望而實際上達不到的事情，有時睡去，意識離開這現實世界，獨自化裝地去排演那無稽的戲劇。在這夢劇中，主角配角以及時代劇場，盡其所有的脚色都有。如古人的邯鄲夢，高唐夢，莊生夢化蝴蝶；孔子夢見周公。當在夢中時，因夢引起的悲歡離合的情操，何曾知道這是假的。及其一覺醒來，回思夢境，方知道剛纔的事情，全是虛幻；剛纔的悲歡，儘是妄心。尤其在那夢劇中和別人爭一時的勝利，結下不解的深仇，闖下滔天的大禍，想起來是多麼可笑。假使在夢中知道這是夢啊，決不會幹那樣蠢事。但在那時候，不會有這樣的自覺；不但自己沒有這自覺，縱使夢中有一個脚色告訴他：——夢的人——‘這是夢啊！你不必那樣認真吧！’恐怕也不肯相信，直待醒來，方覺全非。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數十年寒暑中，沒有認識人生的由來，——即生從什麼地方來？死向什麼地方去？——宇宙的真相，——即萬物為什麼變現出來？一會兒又消逝了？——這精神和物質沒有真正的認識；徒知為這個身體謀生活，為個人的權利榮譽拚命去角逐；這個原因就是沒有認識宇宙人生的兩大根本。宇宙的普遍性，原是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的；人生的永久性，原是其上溯無始，下推無終的；合起來講：平

等一如，是其真性。我們亡其大而取其小；捨其長而執其短；用虛妄的塵心，爭雞蟲的得失；倘是一旦照澈這真理，回首前塵，那不是同剛纔所說的夢境還有兩樣麼！

夢中所現，全無實事，以譬我們用主觀心于宇宙人生中：那一種是我，那一種是人，那一種是物，起種種好惡的心，分別那種種的現象，誰知塵心全妄，原來沒有實性。佛謂：‘是身如夢，爲虛妄見’，（維摩經）真是說得不差。所以現在第四首名世夢，大概是取義於此吧。

觀心 真的，我們想體得宇宙人生平等一如真性，第一就要有下手的方法。例如第一首假大自然界的‘涼風’‘明月’‘澄潭碧水’幽閒的境來觸發我們自心的天機，但這種真趣，仍是藉着外境來觸發；況且這是不能持久的，是稍縱即逝的；除此以外，我們日常目見耳聞都是離開真性很遠，都由主觀的雜染心和空間時間生理所構成幻像，非是真相。認這幻像爲實在，正是同那無知小孩子要到水裏去捉明月，鏡面上找花影，一樣的無知；同那夢中得意的歡樂，和失意的悲傷，一樣的愚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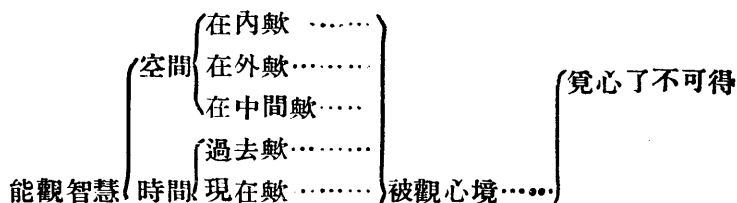
但我們從有生以來，就和這主觀的雜染心俱來，從未離開過一刹那。雖有時天機流露，並不是這主觀的心忘懷了，不過好像守門的犬，疲倦一下，但是還沒有睡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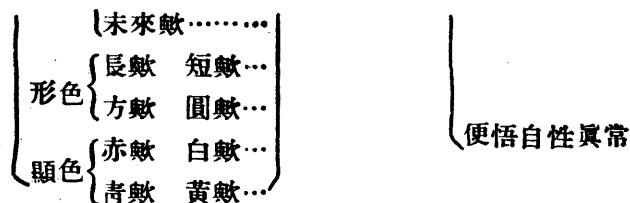
再進一步來講：我們生存在這地球上而，將我們渺小的身體來比地球，遠不及一隻螞蟻來比一隻象；倘是將地球來比我們的心，那真是不及鋼筆尖上一點墨水和大海水相比。我們首先要知道我們的心，比任何東西都來得大。一切一切的東西，在我們心裏，如同一片一片的白雲，藏在太虛空裏一樣。這一切的東西，都是我們自心所變幻出來的。因爲我們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心量有這樣大，返于這自心所變現的東西，分彼分此，起愛起憎，那是完全受主觀心理所支配。

在時間方面講：我們的心有時間的永久性，是無限的延長。我們的身體和所變現的幻像，就依着這永久性生滅生滅，如同長江的流水，‘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李白詩）然而我們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心量這樣無限，卻在這一段一段的波流上，而認爲自我，這也是受主觀心理所支配。

自我主觀的心，禍害既然有這麼大，我們有沒有方法將這自我主觀的心理打破以見到無我非主觀的心性無限的廣大和無限的延長呢？還是一任那自我的主觀心同專制時代暴君一般橫行着呢？在我們有覺性的人，自然否認這自我的主觀心，以無我非主觀的心來認識宇宙人生平等一如的真相。這下手方法是什麼？不是別的，就是‘觀心’。

觀心的‘觀’，即是能觀察的智慧；觀心的‘心’，即是被觀察的境地。依第五首歌詞來分析能觀察與被觀察，則如下表：





所謂‘覺心了不可得’者，即由自我的主觀心以達無我的非主觀心是。‘便悟自性真常’者，即是體驗到宇宙人生平等一如的真相是。倘能悟入真常，完全到無我境地；那雖然依舊是用眼去視色，用耳去聽聲，乃至用心去思想，都和平常人不同了。他是在這大宇宙中獨往獨來；他并且要將自己所體驗得的一切，去喚醒其他的一切人們；他用那無我主觀心，去造清淨的世界。這樣人，可配稱全宇宙的完人，顯然底完成其人之所以爲人，超過其他動物的真意義了。

照上面一首一首歌詞的意義說來，裏面所涵的哲理不但深奧而已；且與我們人生非常重要。我們假使沒有這樣的認識自己，那生活這世上，不是同沙蟲一樣的可憐無趣麼！

先能總了解歌詞的意義，然後再來一首一首地歌唱，那真是如飲甘露，如浴春風，有無限地樂意。

第一首 清涼

清涼月 月到天心光明殊皎潔
今唱清涼歌心地光明一笑呵

大自然界的森羅萬象，最使我們意地上快樂的，無過於月亮了。他的晶瑩雪潔底體質，他的清涼無比底光明。每到了天空淨無雲霧的當兒，他獨自地冉冉離了海角，悠悠地徘徊于天心，用他自己無限的清光，徧照着神祕的宇宙。在那萬籟無聲中，愈顯得他光明的偉大。

他流注他的光明到我們心裏來，使我們的心地也完全變成光明皎潔，和他一樣；那天空中燦爛的繁星，以及地上聳立着的高山，沈眠了的碧水，凡被他光明所照到的一切一切，都銀光四射；和我們的心地上的光明，打成一片。在那時，真分不出星，月，物，我；到了‘天地共忘懷’的境地了。真所謂‘心地光明一笑呵’的意境了。

清涼風 涼風解愠暑氣已無蹤
今唱清涼歌熱惱消除萬物和

在夏天暑氣蒸人的時候，我們身體感到的不舒服，影響到精神而及‘愠悶’。但有時並不是因暑氣使你感覺到愠悶的，這就是由我們自心的‘煩惱’。因此，我們讀書也不高興讀了，寫字也不高興寫了，乃至其他一切的工作，都不願意作了。在那時，最

好一切的工作都停下來，到那清新空氣的地方，去消受那‘清清冷冷，愈病析醒，發明耳目，寧體使人’（宋玉賦）的微風，我們披襟以當之；無論身心兩方面所感覺到慍悶，都和暑氣無蹤的消逝了。

當正感覺到慍悶的時候，我們對於四圍的環境，一切一切的對象，都起了仇視的心理；同時那些對象，也似有意無意的來侮弄我們；但一到‘涼風解慍’‘熱惱消除’的時候，而我們的心境通統都改變過來，似乎換了另一個世界了。所謂：‘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王維詩）的境界了。覺得與萬物共薰沐于清涼風中，成爲一團太和，真不容用心于彼此了。那裏還有熱惱呢？

清涼水 清水一渠滌蕩諸污穢
今唱清涼歌身心無垢樂如何

我們生活在這世界上，覺得有許多東西，不能剝那沒有；否則，我們的生命也就完結了。水也是這中之一。但是我們在這中生長成的，反把牠忘記了；如同我們一舉一動，都運用我們的思想去指揮，卻不知道思想是什麼一樣可笑。但一遇到身體熱燥起來，或太骯髒了的時候，到那清水一渠的澄潭或浴室去，洗了一回澡，把那一切的熱惱和污穢，都滌蕩得一乾二淨，那時不但身體無垢染，連心也無垢染了。身體方面的垢染，我們容易知道，因為我們可以看得到；那心裏的垢染，是不易知道，因為看不到的緣故。——其實，稍一反省，也就知道了，這覺得熱惱的‘熱惱’，便是心裏的垢染啊。

有的時候 我們單獨心裏起了煩躁，而身體方面不覺有什麼不舒服，如春和秋爽的天氣；那時我們去徜徉那清溪碧水之畔，領略那天然風景，也會滌蕩心垢，使你浸入那‘人與山俱靜，心共水同清’的樂境了。

啊！自然界多麼偉大！他給我們的恩惠，真比天都高，比海還深了。他的恩惠品，是清涼風，是清涼月，是清涼水。我們用充滿天空的清涼歌聲來報答他，我們唱着的清涼歌聲，從我們清涼心海裏流出來，也和這清涼月、清涼風、清涼水一樣的偉大。我們心地有月的皎潔；有風的清涼；有水的溫潤。

清涼 清涼 無上 究竟眞常

這自然界的‘月’‘風’‘水’，原來本是清涼。在我們心領神會的當兒，使我們身心，使我們所處整個的宇宙，沒有不是清涼。

這是大自然神祕者現身的幌影，這是我們心地上天機流露的玄君；倘是在這一剎那間能抓住這個，則我們當體即是宇宙的完人，是無上的完人，是究竟的完人。因為我們已竟揭開大自然神祕者的面幕，已竟見到自性真實常住微妙的色身。

第二首 山 色

近觀山色蒼然青其色如藍

遠觀山色鬱然翠如藍成靛

山色非變 山色如故 目力有長短

春天到了，宇宙生命之流增加了無限的新生命與無限的力量。他吹着微微的風使大地上已枯死了的草木受了他新生命的氣息，也復活了。伸着腰兒，昂着頭兒 悠遊這大宇宙中過他安分靜默的生活。

看哪，那‘山從人面起’（近色）與‘檻外低秦嶺’（遠色）的近山遠峯啊！映現在我們的眼簾上，‘蒼然的青藍’和‘鬱然的翠靛’，這是宇宙新生命的化身。

假使有人問我們：‘為什麼“近觀山色蒼然青藍，遠觀山色鬱然翠靛”？是宇宙化身故弄玄妙的呢？是我們衆生看法上差別呢？’

我就不疑惑地答：‘山色非變，山色如故，目力有短長。

因我們目力的短長，山色爲之改變；援此類推，因目力的短長，全宇宙爲之改觀，也未始不可的呢。

我們再舉一個明顯的例子吧：常見我們二十歲至二十五歲間的青年，每每逐年增加近視的程度，對於較遠的視野，漸漸模糊了；到了四十五歲以後的人，便開始逐漸變爲遠視，減他青年近視的程度，較遠的視野漸漸清晰起來，可是近處的視野，漸漸模糊了。所以同一山色，近觀遠觀，山色變異，自然無疑地是目力的短長。

由近漸遠易青爲翠自遠漸近易翠爲青時常更換

是由緣會幻相現前

非唯翠幻而青亦幻

是幻 是幻 萬法皆然

現在我們進一步來說明：這‘由近漸遠易青爲翠，自遠漸近易翠爲青’，因視野的遠近，起青翠的更換，這不過爲着我們觀者空間位置上改易的關係，視色上遂起變化。但原因不會這樣簡單。無論其爲青爲翠的山色，我們試問：牠的本身沒有更換僅唯視色的更換呢？或者這視色和山色都有更換呢？

近觀遠觀，爲青爲翠的山色，卽是無數的草呀，木呀，由這些這些大的小的植物，一片一片的葉子的綠色的集合起來成爲山的青色或翠色。所以要明白山色有沒有更換？就要觀察這被春風吹活了的草木的綠色有沒有更換？

我們讀過生物學的人，這個答案是非常容易。草木是有生命的植物，因牠是宇宙新生命的化身，所以牠有活動。假使我們把幾片擴大鏡裝得和顯微鏡一樣，把那草木的葉子擺在這鏡子下面，我們看見那葉子上小綠點，不住的在那裏動。并且牠能吸收自身的營養料：水呀，日光呀，空氣呀；又能排洩那碳酸氣。到了春天夏天，榮盛起來；秋天冬天，枯死去了；仔細的觀察起來，時時刻刻牠自己的本身在那裏新陳代謝的變換着。我們明白了山色不但因視野遠近變換其視色；山色本身，原是草木一葉一葉綠色的集合團，是假無實的。我們看到爲青爲翠的山色，只有一葉一葉的綠色，

近于實在。嚴格底講一句：一葉一葉綠色，也祇有那一點一點活動的綠色近于實在。然那一點一點的綠色，爲我們視野所及的，牠與其他各種色調和合起來的：‘這一點綠色，當不下百六十種色調’，——這是植物學家告訴我們的。則我們所看到的那一點綠色，又失其實在性了。假使再分析下去：牠的本身已完全失其實在性了，成爲‘幻境無實’了，所剩下來的，祇有能使視色上幻出綠色的彼此各種的關係罷了。草木一葉上的一點綠色，已成爲是幻非實；何況那由草木集合所成的山色！何況爲我們近觀遠觀爲青爲翠的視色？更成其爲幻中之幻了。

剛纔說：‘剩下來的祇有能使視色上幻出綠色彼此各種的關係’，這各種關係是指什麼東西呢？所謂‘是由緣會，幻相現前’。‘緣會’，是在佛經裏的術語，我們換一個易懂的名辭，就是‘關係’。

怎樣叫做彼此各種的關係呢？意思是說一件事情發生，有種種的關係纔會發生。我們就舉我們所觀到的山色來講吧，須具備八個條件，彼此都同時發生了關係，這‘山色’纔被我們視覺所認識。一，視覺官完全無損；二，須在合度光線中；三，意識促起視覺集中；四，須有視覺的對象；五，視覺官與所認識對象須隔離有空；六，同時有意識去認識牠；七，山色現起與視覺起認識兩者未認識未被認識之前，都有他潛在的功能；八，生命之流的宇宙本體是根本的依止。（尙有一染淨依，現因不易說明，故從略。）以上八個條件，都完備了，都同時發生了關係，這爲青爲翠的山色，方被我們視覺與意識所認識。假使于八個條件缺了任何一條，都不能現起。再分析這八個條件的本身是什麼東西構成的時，那就牽涉到全宇宙一切的一切來說明這一一的條件。——也無非由彼此各種關係而已。到這裏，我們知道‘是由緣會，幻相現前’的意義；同時對於‘非唯翠幻，而青亦幻’的意義，也洞然明白了。同時於有生命之流的宇宙本體，因衆緣聚會，那各種不同的現象呈變出來；因衆緣分散，那各種不同的現象消逝去了。全宇宙萬有的生滅，就是這緣會的集合力和緣散的離析力相磨擦，相鼓蕩而成的。到了這裏，生命的現象，給我們觀察出來了，所謂：‘是幻是幻，萬法皆然’了。

第三首 花香

庭中百合花開 晝有香香淡如 入夜來香乃烈鼻
觀是一 何以晝夜濃淡有殊別

百合花我們大概都看過。牠的身兒有兩三尺高，牠短而闊的葉子似竹的葉子互生着。到了夏天，牠開了純潔的白色花，雖不怎樣美麗；平淡樸素，卻別有風味。牠的根是一種很好的食品。有些愛花的人，把牠扶植在庭中。當那花兒開的時節，微微的聞到清香。說也奇怪：我們在白晝裏雖然鼻子裏聞到香，微淡幾近於無，稍不用心去聞，就沒有聞到香氣了；夜裏大家都去睡覺了，天地間一切動作都休息下來成爲很寂靜的深夜，假使我們靜悄悄的去獨步中庭，對着天空中炯炯的繁星，或孤懸的明月，鼻子一呼一吸的和宇宙之靈通消息，那時不知道從那兒來的一陣陣濃烈的清

香，撲入鼻門？啊！這原是百合花的香哪。

在這我們就有一疑問了：我們白晝裏的鼻子和夜深的鼻子沒有更換過，因為我們一個人只有一個鼻子的；庭中的百合花，夜裏所聞到的香，也即是白晝的百合花，也沒有更換過；為什麼在夜裏香氣這樣濃烈？在白晝聞到那樣淡？所謂‘鼻觀是一，何以晝夜濃淡有殊別’呢？

答這個疑問，聽下面歌來：——

白晝衆喧動 紛紛俗務榮

目視色 耳聽聲 鼻觀之力分於耳目喪其靈

這不是別的，就是我們在白晝裏事情很多。在環境方面講：都是喧動，風兒吹着，鳥兒叫着，雞啼犬吠聲，人們談笑聲，乃至一切活動的動作聲，千句萬句包括作一句講：在青天白日底下的一切動物，都爲營着生活而喧囂而動作。在我們個人方面講：爲着這樣，爲着那樣，無論其爲生活而活動，爲活動而活動，總是被這些那些紛紛的事務所包圍，所繫縛。

這樣一來，眼要去辨別各種顏色；耳要去聽察各種音聲；乃至舌司說話嘗味；身司奔走做事；內在的意識正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了。我們都知道無論做什麼事，都要專心一志去做，那事必定會有很圓滿的結果；倘是千頭萬緒去做，那事必定是一團糟，因爲注意力不集中，那種動作就沒有多大的力量，對所做的事情及各方面的關係也沒有深刻的認識。即依我們現在晝夜聞香，濃淡殊別，這一點就可證明。

因白晝環境喧動，使鼻觀的力量爲耳目舌身所分，於被嗅的對象，不能有透體的浸入，濃烈的香氣，變爲淡如；到了夜深人靜，鼻觀注意力集中，故嗅到濃烈香氣的百合花了。其實呢：百合自百合，香氣無濃淡，鼻觀有靜散，晝夜致殊別。

莊子應帝王篇裏有段哲理的故事，很可作‘分於耳目喪其靈’的注脚，現在節述在這裏。

南海有個皇帝名儻；北海有個皇帝名忽；中央的皇帝名叫渾沌。南帝和北帝時常到中央皇帝這邊來遊玩，中央皇帝待遇他倆很有禮。所以北帝和南帝都十分感激他，相商量謀報中央皇帝的盛德。結果，他倆費了很多心思，商量一個很好的辦法來報效。這是什麼辦法呢？他倆說：‘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他倆真的開始來工作了：一天來鑿一個竅，這樣來七天七個竅都鑿好；誰知混沌皇帝嗚呼尙饜了。

這個哲理故事的意義：就是說我們人祇曉得憑着各種的肉體覺官發展慾望，向物質上求快樂，於內在的靈性，全無修養，傷生失性，無過於此。

心清聞妙香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古訓好參詳

假使我們將向外的心息下來，於精神界方面多作一點工夫，那就好了。從前的儒家，

如程朱陸王，都主於靜的；所謂‘半日讀書，半日靜坐’。莊子說：‘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如天文學家泰斗牛頓，見蘋果落地，發現地心吸力；這並不是偶然的事，乃是她平常對這問題，時刻沒有放鬆過，這也是牛頓‘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的結果。

我們果能實踐這靜的工夫，使心清如水，對於宇宙間一切如幻的現象，和種種的事物，都能如實的了解，不被所惑；都能得心應手去做，不會被牠所折挫。因為我們有明晰的思想，而精神界已訓練成爲統一團聚最有力的活動故。

莊子這兩句話，真說得透徹真確啊！我們應當好好地來細味詳參一番，纔知道他所說的是有經驗的話。我們再來重頌一篇吧！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古訓好參詳。

第四首 世 夢

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
人生自少而壯自壯而老
俄入胞胎俄出胞胎又入又出無窮已
生不知來死不知去
蒙蒙然冥冥然千生萬劫不自知
非真夢歟

我們已悟‘山色’是幻，同時知道宇宙是萬有的一個大幻舞臺；我們因‘花香’晝夜的濃淡，知道要察觀宇宙，毫釐不爽，非做一番靜密的工夫不可；悟萬有是幻，要有靜心內照的智慧，體達萬法皆空，方見到幻之所以爲幻。我們用這智慧來看如幻的世、事，如幻的人生，‘自少而壯，自壯而老，自老而死’一回想起來，真是一場大夢。昔東坡居士，年老休隱，嘗負一大瓢，行歌田野間，遇到一位年近七十歲老太婆，向他說：‘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東坡向她點點頭，說她話不錯。晏殊的詞云：‘細數人生千萬緒，長於春夢幾多時？’我們不須老來纔覺悟到這人生如夢，我們回想昨天的事，何嘗不即是夢呢。所以佛經裏說：‘卻來觀世事，猶如夢中事。’

但佛經中所說世夢，意義深遠，不是祇講在現在這一生數十寒暑的短短的幻夢。是講到由我們這一生以前的一生，又前一生，一直溯上去不知其始的一生一生；同時也講到我們這一生以後的未來一生，又一生，一直數下去不知其終的一生一生。所謂：‘俄入胞胎，俄出胞胎，又入又出無窮已。’

那俄入胞胎，俄出胞胎，都形容人生在世，雖有幾十年光陰，細想起來，不是長於春夢幾多時嗎？不是在俄傾之間嗎？

倘有人這樣問：‘當夢中的時候，我們果然不知道這是夢；我們醒來時，即知道這是夢了，可見我們夢是暫時的，醒時比夢時自然來得多，怎樣說世事人生都是夢呢？這在愚昧的人們，最易引起這種反問；稍聰明而有覺性的人，決不會有這樣的愚問。你不看蘇東坡向那老太婆點點頭嗎？拿真實的意義來說：我們在醒的時候以爲是無

夢，其實‘生不知來，死不知去，蒙蒙然，冥冥然，千生萬劫不自知，非真夢歟？’

倘有人自認醒時非夢，那麼我們就問他：‘你既承認你不是夢是醒，現在且問你未生以前你的本來面目是怎樣？既然已生在這世間，來時從什麼地方來？將來死了，你的面目是否改變？去時到那兒去？’這人假使不是一個神經病者和其他宗教的迷信徒，必定啞口無言。因為這是解決人生的大問題，沒有切實做過功夫，自己沒有把握，是不易置答的。在我們平常人，那裏能解答這樣大問題。同時可以證明我們的人們，都是生不知來，死不知去，蒙蒙冥冥，不知不識自己的生來死去的本來面目。不但一生如是；從有生以來都如是。這豈非真是長夜大夢歟？故佛說‘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這是大覺悟了以後說這醒人迷夢的話，我們稍具覺性的人，聞了這話，真如午夜鐘聲。

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

今貪名利梯山航海豈必枕上爾

很可以醒人世夢的，莫過於夢了。我們醒時幾十年的事，夢中可以十分鐘或數小時了之；且經過一切，儼如親歷其境的夢境了。如我們在夢中遊歷名山大川，本來要幾天或幾十天纔可以遊遍，夢中祇要一二十分鐘。古詞云：‘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

邯鄲夢中的盧生，在夢中經過五十餘年的榮華富貴，實則一頓黃梁飯還未煮熟。南柯夢中的淳于棼，夢中作南柯太守二十餘年，實則只臥一場。當那夢中時，何曾知是夢，待一醒來，眼底風流，皆歸於無何有了。

宇宙人生的真性：時間上講，無始無終；空間上講，無外無內；所謂平等一如。我們假使抓住了真性之後，超出塵心，那時正如：‘高步層霄，俯人間如許。算蝸戰多少功名，問蟻聚幾回今古？’（宋朱希真詞）在枕上夢中固然是夢，在醒時被利牽，為名忙，往返萬里不辭遠的勞勞世事；以豁破世夢大覺的人來看，豈不是等於我們夢中角逐嗎？這塵心全妄，即是所謂‘今貪名利，梯山航海，豈必枕上爾。’

莊生夢蝴蝶孔子夢周公

夢時固是夢醒時何非夢

曠大劫來一時一刻皆夢中

夢的原因是很複雜，如我們日裏所理想企圖其實現而不能的，往往在夢中得之，這也是原因之一。塔提尼是西洋十八世紀的一個音樂家，他努力譜一段樂，但是思想不充暢，他忽然睡着了，見一鬼魔現身出來，拿起四絃琴，奏了一段樂，他醒來的時候，就由記憶中把這段樂寫出。這就是我們現在都知道的鬼魔譜。就是莊生夢蝴蝶，孔子夢周公，也是這樣。莊生的哲學思想：是逍遙。無論為鼠肝，為蟲臂，祇要適其性不傷其生，就可以了。莊子齊物論有這樣的記載：

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

莊子的思想原來如此，祇要保全真性，爲蝴蝶，爲莊周，或本來^甲莊周夢爲蝴蝶，和本來是蝴蝶夢爲莊周，都是平等齊觀。不因作莊周生歡喜心；化蝴蝶生憂惱心。莊子是中國古今以來第一達觀者，‘夢’與‘覺’（即醒），他不取分別那是真實，那是假有；言真實都是真實，言假有都是假有；深合佛學‘是幻是幻，萬法皆然’的道理。他可惜僅知道是幻，不知道即幻見真。

孔子理想模範的人物是周公，他處處學法周公，他只想做到同周公一樣。於是他思想正發達的時代，常常夢中見到周公；他到晚年，因思想不十分前進，周公也不大夢見了。他歎惜道：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在孔子夢見周公時，那當然有無限的歡喜；一覺醒來，原是一夢，不免心中有所悲傷；然常夢見固勝於不夢見，所以他老人家更覺悲傷。孔子是一位道學治世家，他沒有莊子那樣達觀，莊子把夢同覺平等齊觀；孔子不然，所以不大夢見周公，就發出長吁短歎的聲調來，他不知道‘夢時固是夢醒時何非夢’。

這醒時何非夢，莊子的見解是很透徹，討論這的，莊子齊物論有段很長的文，現唯節最後二小段在這裏：

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大夢也。

丘（孔子名）也與女（同汝）皆夢也；子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莊子喜寓古，這本是他自己的思想，他卻假托孔子。他說‘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什麼叫‘大夢’？即‘俄入胞胎，俄出胞胎，又入又出無窮已’；即‘醒時何非夢’的大夢是。‘丘也與女皆夢也’即是大夢中未醒的人。‘子謂女夢亦夢也’，即是夢中說夢。‘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即是宇宙人生的大謎。‘萬世之後……是旦暮遇之也’，須待乎大夢已醒，真正大覺的人方可以猜破這宇宙人生的大謎。我們是從‘曠大劫來，一時一刻皆夢中’的人。

我們非大覺，故不知道這大夢。但不知到了什麼時候才成大覺呢？

破盡無明大覺能仁

如是乃爲夢醒漢如是乃名無上尊

我們睡去有夢，總不出兩種：一，身體的疲倦所以要睡；一，思想方面的企望太高；都是成夢的原因。正在夢中的時候，不知道是夢，儘知道是夢，力求反省，用力舉自身的四肢以求醒，那也就會醒起來，這是我們常有的事。但我們不知這是夢的居多，在夢中不明白這是夢境，不是實有的，卻反執爲實有，而起喜怒哀樂，這即是‘夢中無明’。進一步講：我們在這生不知來，死不知去，蒙蒙冥冥，貪名爭利，生死死生，曠大劫來，何曾知道這是如幻的人生呢。因爲這樣，在這千生萬劫的長夜，做其大夢，以爲是實有，這就是‘大夢的無明’（即與生俱來所謂先天的或本能的）。假使我們知道這是大夢，在這長夜無明中力求其醒，——就是以智慧來觀世間，明白了一切的一

切都是緣會幻有，緣散幻滅，不固執爲實在。漸漸的明白了宇宙人生，皆是緣生，是無固定有實自性，因無實有自性，所以一爲固執無明的心力所主動的時候，就有了幻現種種的世界，(參閱山色)醉生夢死的流轉着，如夢中由夢的無明幻力所變現夢中種種境界一般。現在用了智慧的心力，見到宇宙人生，無固定自性，原來無始終無內外的真性。宇宙人生一一現起，皆是這真性的流露，沒有那種是真，那種是幻；但一起執牠是真是幻，那末全盤都錯了。現在以銳利的智慧，掃盡一切錯覺，這就是‘破盡無明，大覺能仁(是大覺必能以己覺而覺人，故稱能仁)’.這就是莊子所說‘旦暮遇之’的大聖；這就猜破宇宙人生‘弔詭’的大謎；這就是‘知此其大夢’的大覺，‘如是乃名夢醒漢，如是乃名無上尊。’

這‘大覺能仁’，這‘夢醒漢’，這‘無上尊’，到底是誰？即是距今二千五百餘年前降生印度的釋迦牟尼佛。他是見到人生本來面目，他是證到宇宙的真相，他當這三個名稱毫無慚愧；旁的人恐怕不足以副此。倘是我們也能做到他‘無有一法真，無有一法垢’(王維詩)的工夫，我們便是大覺能仁，便是夢醒漢，便是無上尊。但怎樣可以作到？最要緊的關鍵：就是看我們心力如何而定。

第五首 觀 心

世間學問義理淺頭緒多似易而反難
出世學問義理深線索一雖難而似易
線索爲何現在一念心性應尋覓

釋迦牟尼佛，他是大覺悟者，他是打破世夢體證真常，超出我們平常人以上。——即是超出我們這世間以上，所以他是出世間人；我們還未醒世夢，所以我們是世間人。換句話來講：我門被這世網纏縛住不得自由；他是超出世網，得大解脫，得大自在者。

我們這如夢的世間，如幻緣生的宇宙人生，被幻緣所縛，被無明所盲，盡我們所有的知識，不過是時間的片段，空間的殘頁，見到這不見彼，各人有各人的思想不同，所以各人的宇宙人生觀也完全不同，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沒有線索可尋，沒有系統，沒有目的，所謂蒙蒙然，冥冥然，盡其所有的學問，總是逃不出爲名利，爲數十年生活而學問，談不到什麼高深義理。但因彼此都被狹隘心理阻礙，想將這千頭萬緒世間上人所有的學問學全了，那到是不容易的事；縱使一件一件都去學，于宇宙人生真相也是隔離很遠，這是叫做‘入海數沙徒自困’，這真是‘玩物喪志’了。

出世間學問，也即是釋迦牟尼佛的學問。他因爲證徹宇宙人生真相，他的慈悲心非常的大，他發願將自己所證到的真理，用他巧妙語言說出來，叫我們一一衆生，都去做到同他一樣工夫。他所說的話，是這片段殘頁宇宙人生的‘總線索’；他用自己銳利的‘金針’，將這片段殘頁的宇宙人生貫穿起來，成整個簇蘄全新的新宇宙新人生。因爲他是說明整個宇宙人生的真理，所以義理非常深奧，但他祇有一枚的金針，

和一根線索。假使我們照他那樣的工夫去做，雖然似覺不易；其實無甚難處。這根貫穿宇宙人生的總線索是什麼？這枚銳利的金針是什麼？不是別的，就是我們現在想東想西的‘一念心性’，就是宇宙人生總線索。因為我忘了這總線索，——即沒有見到自己心性是什麼，反向這物質世界上去種種的追求，於是將整個的宇宙人生，變成片段殘頁的了。我們應用我們自己的智慧，去照徹我們自己的心性；心性一旦被我們抓住的時候，即是片段殘頁的宇宙人生，成為整個簇嶄全新的新宇宙新人生的時候。這尋覓現在一念心性的智慧，即是引線的金針啊。

試觀心性在內歟在外歟在中間歟
過去歟現在歟或未來歟
長短方圓歟
青黃赤白歟

我們現在討論到最後最重要的問題了。我們在第一首清涼歌裏說過這樣的話：‘這一剎那能抓住這個，即我們當體即是宇宙的完人，……見到自性真實常住微妙的色身。’在那是暫時的天機流露，平常人不是常常有的境界，同時也可證明我們的心性原來是徧於宇宙，無始無終，無內無外，宇宙間的一切一切在未證到整個統一的實性以前，所見的不過片段的片段，殘頁的殘頁而已。然體得整個統一的實性，非不可能；假使絕對不可見，那末我們所謂在那天機流露與‘天地共忘形’的時候，不是整個統一實性剎那的現身嗎？況釋迦牟尼佛已先我們證到這境界，已代我們找到這總線索，已把這金針度與我們了，——即是佛所說覓心性之法。我們就使用這金針，以貫穿我們的宇宙人生吧。

‘心’是什麼？‘性’是什麼？心：就是我們現在想東想西這一念有知覺而沒有形相的東西，常人認為我者。性：就是透徹這一念一念與所幻現出來的形相不離形相平等一如的無我真性是。所以心是有生滅的，性是不生滅的。心是依緣會緣散幻起幻滅相續無常的；性是非緣會非緣滅非幻起非幻滅原來如是常如其相的。心的生滅非離開這性的真常；真常的性，由心的幻緣生滅來顯。所以性即心的真性；即心的本來面目。我們徒知道這生滅覺知的心；未了這不生滅不離覺知的性；這也是我們最可恥的事。

然此‘心性在內歟？在外歟？在中間歟？’是討論心性必然的疑問。今依楞嚴經佛與阿難關於此問答的意義 節述于此：——

佛 阿難，你的‘心’與‘目’現在在那兒？

阿難 我的目在我面上，我的心在我身內。

佛 阿難，你現在坐這講堂裏，觀祇陀林在那兒？

阿難 世尊！這講堂在給孤園（佛常說法的地方），那祇陀林在我們坐的講堂外面。

佛 阿難，你現在坐這兒，先給你看到的是什麼？

阿難 世尊！我在這兒先看見如來；次觀大衆；如是外望，方看到堂外的祇陀林。

佛 **阿難**，你怎樣會見到祇陀林呢？

阿難 **世尊**！由這大講堂的戶牖開豁，所以我雖在堂內，也見到堂外面。

佛 **阿難**，你不要忘記你剛才說過的話：你說你身在堂內，因戶牖的開豁，遠矚祇陀林。也有這樣的一個人，他也在這堂內，不見如來，卻能夠見到祇陀林有沒有？

阿難 **世尊**！這是沒有的事。那裏在講堂內不見如來，卻能見到堂外的祇陀林呢？

佛 **阿難**，你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你說你的心靈，一切明了。假使你的心真在你的身內，你應當先見你自己身中的：心，肝，脾，胃，爪生，髮長，筋轉，脈搖，都見到；然後見到外面。你自己身內的東西沒有看到，怎樣能看到外面呢？所以你說你的心住在身內，是不對的！

阿難 **世尊**！我聽你剛才的法音，我知道心實居身外。怎樣呢？譬如室內的燈，光照室內；從其室門，方照到室外。我們既不見身內的東西，獨見身外的東西；正如燈光居在室外，不能照室內一樣。這大概是不錯吧？

佛 **阿難**，剛才同我在城裏乞食回來的比丘，他一個人吃飯，大家都會飽了嗎？

阿難 不，**世尊** 諸乞食比丘，雖然同證了阿羅漢（已體得萬法無我者）；但是身體不同，怎樣一人吃飯大家都飽呢？

佛 **阿難**，你說心在身外，那個比丘吃飯，正是在大家身外吃，所以大家都應飽。你既不承認一人吃飯大家飽，心在身外的道理，同時不能成立。

阿難 **世尊**！你講不見內故，心不在身內；身心相知不相離故，不居身外；那末我知在有一個地方了。

佛 在那兒？

阿難 我想潛伏在根裏。猶如有人，戴了一副水精的眼鏡，合在他兩眼上，但他依舊可以看東西；他的眼看見什麼 他的心就可以去認識。所以我覺得這心不見內者，因為在根故；見到外面沒有障礙者，潛伏根內故。

佛 **阿難**，當那戴眼鏡的人，他看見山川風物的時候，也看到自己的眼鏡沒有？

阿難 **世尊**！這人實在見到自己所戴的眼鏡咧。

佛 **阿難**，你的心既同眼鏡相合，見到山川風物的時候，為什麼見不到你自己的眼根？既不見眼，你說心潛伏在根內，這道理也不能成立。

由上面看來，這個心不在內；不在外；也不在中間了。這是依空間來說明心非空間所能限局的。

然這心性‘過去歟？現在歟？或未來歟？’倘有些人認時間是有實在性，那末他把這心也嵌入這‘過’‘現’‘未’三個模型裏了。其實所謂‘過去’者，如去年，前個月，昨天，前一點鐘，乃至前一分一秒一剎那，皆名過去。我們所以立過去的名者，因為有‘現在’有‘未來’，假使真的時間是有過去者，那末在過去時間中即應有現在未來了？再進一步講：那過去既根本不能成立，反轉來所謂有‘現在’‘未來’者，因有過去成立。過去即無，現在未來都無。故時間上：即無過去，現在，未來的實體。不過由我們平常人

思想上，硬將牠分割，實際是無有體性。我們的心性，自然不會陷入那兔角製成的一個模型中。這叫做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再講我們視覺上所認識到的‘長短方圓’的各種形式，是我們的心性吧？但那長的短的方的圓的有形相有質礙而沒有知覺。現在生理學家說知覺發自大腦中樞神經，而密布于身體全部，所以外面刺激來時，神經即感受之以傳諸腦，使于腦中起種種的知覺。而這神經可以見到其形相。但是我們一反問，無知覺的物質，怎樣會起有知覺的活動？且各種神經的原素，在科學上認為可以由人力製造；那末科學能不能用人工來製造人？或有知覺其他的動物？這科學家是不敢承認的。可見中樞神經，不過我們心靈知覺所執持為己體，而發生種種的活動；倘心靈知覺一旦不執為己體，而捨離的時候，這身體各種的神經，都停止其活動，頓時變成死的東西了。故有知覺的心靈，非無知覺的長短方圓有形色可見的東西。

然這心是‘青黃赤白歟’？青等原來集合很多的色調成功為牠一種的色調，同時也不離於物質。長短方圓的形色既非是心；青黃赤白的顯色，自然不是心了。

由內外中間的空間來觀察這心，而心不可得；再用過去現在未來時間來觀察這心，而心也不可得；再用長等形色，青等顯色，來觀察這心，這心都不可得。

但是事實告訴我們在身體方面所起的知覺；和身體外部宇宙間各種形色顯色以及各種聲香味觸等所引起的知覺；再和上面剛才講過的宇宙萬有都是我們自心所變現的東西，這心性貫穿宇宙萬有的線索；而這心性，必不是空中樓閣，完全是沒有的。

要知道我們身體方面所起的各種知覺；和身體外色聲香味觸所引起的知覺；以及自心所變現的宇宙萬有；這都是由各種的緣會而現起。假使我們把這所現起的緣，一一還他緣的自身，則我們覺知之心性，不是超越時間，超越空間，渾同太虛，肝膽萬有嗎？

覓心了不可得便悟自性真常 是應直下信入未可錯下承當

把這覺知的心性所覺知到的一切：在內的還他在內；在外的還他在外；在中間的還他在中間；乃至長短方圓，青黃赤白，一切的一切，都不迷執為我，或我所有的東西，而一一還他自身，所謂萬緣放下，而見到萬法皆空，由這空所顯的於內，於外，於中間；乃至長短方圓，青黃赤白；宇宙萬有的事物上，都平等一如。而此不生不滅的真性，完全顯露。所謂‘覓心了不可得，便悟自性真常。’

體達萬有，體達真性。到了這種境界：正是‘爐火純青’的時候。正是悟入真常。在這兒正是縱把我們自己的身心，粉碎為微塵，徧散於十方世界，也所甘心；萬不可猶豫地而不前。所謂‘是應直下信入！未可錯下承當！’

試觀心性內外中間 過去現在未來

長短方圓

青黃赤白

體達到心性，既無始終，無內外，卻來觀這身內身外，這過去現在未來，這色聲香味觸，這長短方圓，這青黃赤白，這宇宙間的一切一切的對境；莫不是自己真心妙性中的東西。所以見到這‘內，外，中間；過去，現在，未來；長，短，方圓；青，黃，赤，白。’即是見到自己真心妙性的全體。到那時，正所謂‘無有一法真，無有一法垢’了。同李白所說‘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了。將自己本身普徧移進對境之中；同時又將對境這東西，消融在自己裏；絕去了物我自他之域，真是渾融冥合了心境。以這樣的心境，來觀察宇宙間一切，雖是一草一木，乃至最零碎破滅的事物，都可以見到無限了。禪宗說‘風吹百草頭，即是西來意’，也就是指這種心境而言。世界詩人勃來克，有這樣的話，錄下來以殿這篇：

‘一粒沙中見世界，一朵野花裏見天，握住無限在你的手掌中，而永劫則在一瞬。

補記

這篇達愷的草稿，大約是民國二十年秋天寫成。當時承弘一法師的囑咐，把他的歌語裏所含蓄的意義解釋出來，我就大膽地寫成寄給他，那時他住在慈谿金仙寺，我在閩南佛學院。歲月蹉跎，忽忽過了三年。今秋我住寧波延慶寺，劉質平居士過訪，謂清涼歌譜已就，并將我述的達愷一并付印。我索原稿一閱，惘惘如同隔世。中間稍有錯脫者，略為改添，所謂以音聲而作佛事，於化法不無少補。二十三年冬日，芝峯補記於南湖止止齋。

本書已照著作權法呈請內政部註冊

“清涼歌集”

民國廿五年十月初版

有著作權



不許翻印

實價國幣三角

(外埠酌加寄費)

作歌者 弘一法師

作曲者 劉質平等

發行者 章錫琛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印刷者 美成印刷公司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七八號 南京廣州北平漢口長沙

開明書店 開明書店分店

劉質平編

* * *

開
音
教
明
樂
程

三册各六角

劉質平 潘伯英 徐希一 合編

初中簡師適用

開
唱
教
明
歌
材

四册各三角

編者經十八年長時間的試教和三十多次的修改，又參酌了執教海上各著名藝術專校時的畢業學生及各省中等學校教授實驗的報告，編成本書內容完全以我國音樂教育的實際情形，和省初中入學時的音樂程度為標準。先講學理，後附聲樂基本和樂曲練習，實為初中及簡師最適用之音樂教本。

編者對於音樂皆研究有素，學生千數百人，多已服務內地各校。本書係編者彙集十餘年來所用的音樂教材，依部頒最新課程標準編輯，全部共分四集，依初中及簡師的學年為序，每集各十六曲，取材新穎，完備，教者可依程度之深淺，和時季之關係，自由選教，便利異常。誠遠非坊間其他各種音樂教材可比。

開明音樂理編

豐子愷·裘夢痕編 五角六分

開明音樂教本唱歌編

豐子愷·裘夢痕編 每册四角

新標準初中教本唱歌

錢君匋·邱望湘編 每册四角八分

新課程標準適用初中樂理教本

吳夢非編 五角六分

新課程標準適用初中唱歌教本

吳夢非編 上册各四角八分

開明中學講義開明音樂講義

豐子愷編 四角

音樂入門

豐子愷著 五角

音樂的聽法

門馬直衛著 一二二角

樂譜的讀法

門馬直衛著 四角五分

開明書店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9650B



三角